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請坐！昨天那節課講到承傳佛法的問題，還剩一個結尾沒有講完，今天在講這個新的題目之前，我就把後面剩下的這部分再給大家簡單的說一說。昨天我記得是講到這兒，說承傳佛法承傳什麼？怎麼個承傳法？這個怎麼樣承傳，用一句話來說，就是「一部大經付法傳心，一句名號直顯本來面目」，就這麼一句話就概括了。就是這一部大經、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就是要我們傳的佛法。今天上午師父講的這一節特別特別重要，我建議大家有時間把今天師父講的這一集反覆的多看幾遍。尤其是後半部分說得特別具體，如果你把這部分聽明白了，問題就解決了好大一部分。這是我們怎樣承傳，承傳什麼。

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典的奧義，奧妙的奧，意義的義，統統在這一部經裡。四十九年世尊所說的一切經典的奧義，全都在這部經裡，你想這部經該多麼重要。等於說四十九年所說一切經，都濃縮在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裡，濃縮。不是有那麼一句話嗎，濃縮的是精華，你想《無量壽經》是不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經典的精華。換句話說，六百卷《大般若》所說的諸法實相，概括起來就是十二個字，這十二個字就是「一切法無所有、畢竟空、不可得」，而恰恰就是這十二個字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核心。這麼一具體、一分析、一說大家就清楚了，為什麼說一部《無量壽經》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就是我們要承傳的，我們就是承傳這個。

無量壽是不生不滅，就是六祖惠能大師開悟時說的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，本不生滅就是無量壽，有生有滅就不是無量壽。這

一句阿彌陀佛誰認識？念佛的人很多，不認識真是可惜了。所以有時候師父講經的時候說，你會念嗎？有的同修可能不理解，阿彌陀佛誰不會念？是，大家都能念，只能這樣說，都能念，但是會念的人不多，確實是這樣的。如果是嘴念心不念，一天念十萬句佛號那是沒有用的，念佛是用心來念。到現在有很多同修都問我這個問題，劉老師怎麼念佛？我也沒有時間，我現在開個公司，我一天挺忙乎的，要不我把公司停掉，我專門回家去念佛去。我說你辦公司和念佛一點不耽誤，兩不耽誤。我說譬如說，我開個公司我就是賺錢賺錢不擇手段，我這是黑心老闆。你呢？你去開你的公司為眾生，你不是賺那個黑心錢，我說你是菩薩老闆，你在開公司的過程當中並不影響你念佛。我說佛在哪？佛在你的心裡，你的心就是佛。你把這個問題搞清楚，你說你開公司或者幹別的什麼行業，它影響你念佛嗎？一點不影響。

如果你真正認識了阿彌陀佛這句佛號的重要性，你就會死心在這句佛號上，你不會再改變方向、改變目標，不會去東跑西顛。你真的是萬緣放下了，這一句佛號就是你的自性，也就是你的本性，就是諸佛如來所說的一切經教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，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說無量無邊的佛法，最後總而言之就是一句阿彌陀佛。這幾句話特別重要，這是高度概括的。而且是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你三個真實同時都得到了，一個不缺，哪三個真實？真實之際、真實智慧、真實利益，這三個真實，你念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這三個真實一個不缺你都得到。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的核心是什麼？就是這三個真實，你們仔細琢磨琢磨是不是這樣？整部經的核心就是三個真實。這回你聽懂了，你就死心塌地的念這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不要再打妄想，不要換題目、改變方向。我們承傳什麼？就是承傳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承傳這句阿彌陀佛佛號。這是關於承傳的問題

，我就簡單說到這兒。

下面我想再說說悟真諦的問題，昨天那個大題目不有悟真諦嗎？大家都知道，佛法有兩諦，一是真諦，二是俗諦。什麼是真諦？真諦就是佛親證的境界，佛親證的境界就叫做真諦，它是一佛乘。什麼叫一佛乘？一佛乘就是叫人一生成佛，不等來生，就是今生成佛，這叫一佛乘，這就是真諦。第二個是俗諦，俗諦是什麼？真諦和俗諦是有區別的，俗諦就是十法界眾生根性不相同，佛根據眾生不同的根性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。這回聽明白沒有？真諦是佛所親證的境界，俗諦是佛根據眾生不同的根性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，也就是方便法，這個就是俗諦。我們今天講的承傳佛法悟真諦，這個悟真諦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悟入佛親證的境界。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，能悟到佛親證的境界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那是一點也沒問題了。

悟入一佛乘，這麼說可能大家還不太好理解，我們再換個說法，開經偈有一句話，說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悟真諦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讓我們解如來的真實義，注意那個真字，要解如來的真實義。解如來的真實義我們就入了佛親證的境界，就入了一佛乘。可惜我們現在能解如來真實義的修行者也不是太多太多，我們現在每天所經歷的人事物，你仔細回憶回憶，我們解如來的真實義是怎麼解的？我以前說過若干次，我說我們是錯解如來真實義，誤解如來真實義，曲解如來真實義。我們是用我們凡夫知見去解佛的意思，這個解不是如來的真實義，也不是佛的意思。所以我記得我前些日子說過四句話，是這樣說的，「問你明白不明白，自認自己已明白。凡夫知見解佛義，實際一點沒明白」。這幾句話我是根據什麼說的？因為有些佛友當我們在聊天的時候，談論起關於佛法的問題，有的沾沾自喜，說那一段佛說的話我知道什麼意思，然後他就滔滔不絕

的把佛的那段意思說了。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不是這樣的。你悟了你才能解佛的真實義，你不悟，憑自己的理解、分析、判斷，那不是佛的真實義。

佛的真實義是什麼？就是三心，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正覺心，這就是佛的真實義。這三個心你得到之後，你就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這三個心如果你都具備了、你都得到了，你就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人家沒問你，你心裡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，就是一無所知，這叫什麼？這叫做般若無知，這個是無知，般若無知。別人來請教你，你應對如流，這叫做無所不知。無所不知從哪裡來？從無知來的，無知是自性，再解釋一句，無知是智慧的寶庫。可能有人這個不太好理解，說無知，什麼都不知道，怎麼還能是智慧的寶庫？你想想我剛才前面說的，什麼叫無知、什麼叫無所不知、什麼叫般若無知，你就明白了。智慧的寶庫就是自性起作用，你自性裡什麼都有，什麼都不缺，跟阿彌陀佛一模一樣，你說它不是智慧的寶庫嗎？世出世法都離不開自性，所以見性就圓滿了。智慧開了，智慧是從哪裡來的？是從自性裡流出來的，不是學來的。這就是佛的真實義，這就是真諦，真諦就是自性。所以在這兒我們講了什麼是真實義。

自性是沒有辦法說得出來的，怎麼說都說不完全，只能說出來它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。祖師告訴我們，這個事情必須親證才能明瞭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你沒有證得，怎麼說都很難體會到，那不是我們的境界，佛經常用四個字來說，不可思議。這個我有點什麼感受？譬如說法喜充滿，先別說充滿，就說法喜，一開始我不知道什麼是法喜，我更不知道什麼叫法喜充滿，因為什麼？我沒有體會到。別人說，我就像鴨子聽雷一樣聽人家說，但是自己沒有感受。後來隨著我聽經的深入，一點一點的進步，我就感覺到有法喜了。

，那樣就是法喜，那個味道確實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。我現在沒有達到法喜充滿那個地步，覺得知道什麼是法喜，有時候也嘗到法喜的滋味。所以，因為你懂得法喜的滋味是什麼，你才愈學愈感興趣，愈學愈深入。

悟真諦很難，但是也不難，就是這麼個辯證法，也難也不難。如果說難，我們不能因為說悟真諦難，我們就望而卻步，我們就停止不前。堅信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，通過佛法的不斷薰習，讓我們離真諦愈來愈近、愈來愈近，直到有一天我們真的悟了，到那個時候就阿彌陀佛了。昨天剩的這一小部分，我就把它補充到這兒。

下面我們開始講今天這個題目，今天的題目是「萬境歸心一真道，如悟一心破塵勞」。二〇一三年年底，就是去年的年底，我去了某個寺院，拜訪了某一位法師。十五年前我就讀過這位法師寫的書，很受益，但是十五年前有些個東西我還讀不懂、還看不懂，但是讀的時候就覺得師父說得很好、很對，有道理，就這個感覺。這是十五年前我就曾經讀過這位法師寫的書，但是很可能是機緣不成熟，一直沒有見到過這位法師。因為我很少出門，道場我更極少去道場，所以這位法師我一直沒有見到。但是在我的心裡就對這位法師有一種敬仰之情，這是我的一個感觸。我去年年底，去這個寺院是去辦一件事情，本來沒有這個想法和安排去見這個法師，因為我知道這個法師他是一直在靜修，我不忍心去打擾他老人家的清淨，是不是？妳去了，師父一接待妳，跟妳再說說，我覺得我打擾師父，所以我不忍心去打擾師父。也可能是機緣就在這次就真的成熟了，我去了以後，辦這件事，領著我們辦這件事的那個寺院的護法居士，就讓我們見一見這個師父，後來真的這個師父也就見了我們。見了以後我就覺得這法師太慈悲了，你一見他就有種親切感，真是這樣的。

見到法師以後，法師給我們做了半個多小時的開示，當時給我們開示的時候，法師還稍微有點咳嗽，我當時心裡很心疼師父，那也七十多歲了，一個老法師。我就想，你看師父身體不是太好，還有點咳嗽，還給我們幾個人開示了半個多小時。當時是正趕上中午過齋，師父告訴我們，在這兒過午齋，可以掛單在這兒住下。因為我們那天就準備早晨起早過去，中午就趕回我家，因為還要回家給我老伴子做飯，所以我們就想一上午就把事辦完。結果師父真是，約我們掛單，在那再住一住，我們就沒有做到，真是很可惜，就把這個機緣錯過了。法師還結緣了我們每個人一套他的法寶，大約是十幾本書。我們幾個都非常高興，覺得這次來辦事，你看還見到法師，還聽了法師的開示，真是不虛此行，還得到這麼多法寶。

我說說法師給我們開示那個房間什麼樣，法師給我們開示的那個房間叫不叫方丈室我不太知道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方丈室，但是我肯定那是法師住的和修行的地方。那個房間簡單到什麼程度？房間不算大，大約能有二十來米，就那麼大一個房間。裡面有什麼東西？東西很少，沒有床，只有一個硬板的沙發，你得叫它沙發，因為它不是長條椅子，沙發。但是那個座是硬的，不是軟的，舊的，看來最起碼也得用十幾年二十幾年了，就這個舊沙發，師父就坐在這個沙發上。還有一張簡單的小木桌，就是很普通的，要擱現在可能早都淘汰掉了，那個小木桌。木桌上放著幾本書，放著一些個書籍，法寶之類的。還有一個舊書櫃，舊書櫃裡也放著書，整個這個房間就這點東西。我就到處找，我說師父擱這住沒有床，晚上不得睡覺嗎？這是我心裡想，但是整個房間沒有床。等師父給我們開示完了，因為還有客人再來，有出家師進來跟師父說，但是師父也沒停頓下來，繼續跟我們開示。就讓等師父給我們開示完了，告訴我們去過午齋，我們就去過齋了。出來的時候我就問我們刁居士，刁

居士是和我一起去的，我說小刁，那個師父晚上睡覺他怎麼沒有床？小刁告訴我，她說大姐，我聽說師父是不倒單，就是晚上他是不躺下睡覺的。那就是說那個舊沙發，硬板的舊沙發就是他坐著修行的地方，他沒有睡覺的床。

這個師父就是很清瘦，但是你在 he 跟前，你就覺得你的心都靜，就那種感覺，一點不亂。你進他那屋就有一種特殊的氛圍，雖然東西很破很舊，不能說破舊，很舊，但是那個氛圍卻讓你就覺得是一種享受。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這種想法和體會，因為當時我們是去了四個人，我們沒有議論過這個事。當時我就想，師父這可真是一個修行人，給我們做了個好樣子，穿得很簡樸。中午我們去過齋的時候，就在齋堂，我們在一側過齋，它那個分畦，一畦一畦過齋，等我們去的時候可能都是最後了，沒有幾個人了。然後師父在我們之後，端著兩個碗，我看就是那個搪瓷缸，師父一個人拿著這兩個搪瓷缸去打的飯，坐在一邊，師父一個人坐在那裡過齋，特別清淨。我就想，我很少見到出家師父，因為我不太上道場，所以我說我的見識很短淺，看的問題不一定全面。但是可能我就是緣分好，我當時心裡就想，我又認識了一位正知正見正修的好師父，我真當時就是這樣想的。因為師父的跟前沒有侍者，就是師父一個人，當時寺院的護法居士告訴我們，他說師父一直是這樣，一切都是自己料理，不用侍者在旁邊伺候。

法師那個開示，我聽的時候有什麼感覺？一是就像那個，譬如說，假如說咱們的心有一些雜亂，師父開示那個話語一說出來，就像那個潺潺的小溪流水一樣，特別清澈。就把你雜亂的心那個雜質就給你沖刷乾淨了，就讓你覺得一下我的心這麼亮堂、這麼乾淨，這是我的第一個感覺。第二個感覺，就是因為半個小時，好像有點沒聽夠，因為那天師父給我們開示的中心，就是一個字「心」，就

是關於這個心是怎麼回事。我就覺得，師父可能留我們掛單，大概如果我們要是掛單住下，可能師父還會繼續給我們說這個字，把這個心給我們說透。但是那天因為時間不允許，沒來得及聽完，很遺憾。也可能以後還有機會再見到師父，師父會再給我們開示的。

在回哈爾濱的路上，我們坐在車上，我們四個人自己開車去的。在回來的路上，就在車上就出了四句話，這麼說的，「某某有個某某寺」，我這個某某，第一個某某指什麼？指那個地方的名，第二個某某是指那個寺院的名，某某有個某某寺。然後「某某法師做住持」，這個某某就是法師的名號。為什麼我在這裡用了某某、某某、某某？我怕給法師添麻煩，所以我就把地方的名、寺院的名和法師的名都用某某來代替。我再從頭念一遍這四句話，「某某有個某某寺，某某法師做住持，四眾弟子修正法，身居鬧市不染塵」，就在車上就出來這四句話。這四句話就是對這個寺院的高度概括，它這個寺院確實是在鬧市區，就是鬧市區裡的這樣一個寺院，不是觀光旅遊點，真是給你的感覺就是一個修行的道場。我這次去這個寺院是我第五次去，就是在前幾年，我因為有事情到這個寺院裡去辦事，所以我這次是第五次去。寺院裡有個老師父認識我，以前我去的時候見過面，那老師父已經八十多歲了，這次我去，他一見面，高興的說，這次是咱們倆第五次見面。我說師父你還記得咱們倆是第五次見面，他說當然記得。老人家身體狀況特別好，八十多歲了。

就是說這個寺院這個師父給我們開示時，剛才我說，中心就是說這個心字，就告訴我們，修行就是修這個心，怎麼樣守住這個心。師父給我們解讀了這個心之後，可能這個心在我這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回來的車上一共就出來八句話，前四句我剛才跟大家說了，後四句是什麼？說「心是一個賊」，就是小偷的意思，心是一個



賊，「時時要看好」，就是你一時一刻你也別放鬆，一定要把這個賊看好，「一個不小心，賊就現形了」。聽了師父對於這個關於心的開示，我回來在車上就給了我這麼四句話。我一看，真是就圍繞這個心說的，「心是一個賊，時時要看好，一個不小心，賊就現形了」。你說是不是這樣？我們每個修行人都要時時看住這個心，這個心是個什麼樣的心？不老實的心、不安分的心、妄念紛飛的心，這樣的心是不是得看好？你把它看好了，你也就修行成功了。所以我真是深深的感恩這位法師，你這個開示使我太受益了。

上面講的這段話、這段故事，就算是這節課的開場白，我不知道大家會有什麼樣的感受，但願我們都從中受到點啟發，讓我們共勉。我的特點，就是優點，就是我自己說說我的優點，我就是不自私，凡是我自己受益的東西，我都想介紹給我的同修們，願我的同修們也都從中受益。

回到哈爾濱以後，正好趕上春節，趕上春節，我就忙裡偷閒，在節前節後讀了幾本這位法師的法寶，讀了幾本書，大概是讀了三到四本。正好我從這個寺院回來就快過春節了，所以就在這個中間我就讀了三、四本這個法師給我結緣的法寶，讀了以後我非常受啟發。第一個啟發，佛佛道同，佛佛道同這個不是一句空話，因為什麼？我聽老法師的講經說法聽了十四年，師父講的東西基本上是印在我心裡了。我讀了這個法師的法寶以後，和師父講的一模一樣，沒有一點差別，只是語言的運用，從說的角度不同，但是它的含義絕對是一樣的。所以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佛佛道同，這是我的一個感受。所以我就非常慶幸自己又遇到一位有修有證的明師。如果我們的師父們都是這樣的明師，我們的佛法、佛教怎麼能不興旺發達？

這位明師給我的啟發是，讓我又一次認識、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修道人。修道人很多，我這裡有個標準的修飾語，叫真正的，什麼

是真正的修道人？真正的修道人是什麼樣的？我再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這位法師就對這個修道人，什麼是真正的修道人，他有一個概括。這個概括我一看我就特喜歡，怎麼說得那麼恰如其分。法師是這樣概括真正的修道人的，「無事僧」，無事僧就是，無就是沒有，事是事情，僧就是佛法僧這個僧，無事僧，就是這個僧人他沒有事；第二個，「閒道人」，清閒的閒，修道的道，閒道人；第三個，「清涼漢」，就這九個字。我一想，真正的修道人，如果是這九個字都做到了，真正的他絕對是名符其實的，多麼簡單。我看了這個以後我就想，對照自己，我做到幾條？哪條也沒做到，還得繼續努力。就是這麼簡單，就是這麼精闢，就是這麼形象，無事僧、閒道人、清涼漢，真是太棒了！我一點都不懷疑這位法師他本人就是無事僧、就是閒道人、就是清涼漢。他只有本人是這樣的，他才能得出這樣的定義來，如果他自己不是這樣的，他寫不出來這麼精闢的話，真是我們修行人的一個好榜樣。

修行人首要的條件是身安則道隆，就是你這個身體得安定下來，你身體都不安定，你這個道你是沒法修的，更談不到隆。你要身心安穩，那你的一切都要簡單化，簡單就不求人，這個可是咱們師父教給我的辦法，這個我記牢牢的，簡單不求人。所以我到現在為止一直遵守師父的教誨，一切從簡，無論是吃、住、行一切從簡。師父告訴我們，你生活簡單你不求人，求人麻煩，師父告訴我不求人、不怕苦，這也是佛教給我們的二個條件。釋迦牟尼佛示寂之前告訴弟子，第一要持戒，以戒為師，第二要吃苦，以苦為師。你不能吃苦、你不能持戒，你什麼都得不到，這個佛陀的教導我們要永遠牢記在心。

什麼是真修行？六根接觸六塵，修清淨心、修平等心、修覺而不迷的心。我們修行修什麼？就是修這個，就是修這個心，清淨、

平等、覺，這三個心你修好了你肯定成佛，這是一點疑問都沒有的。再說清淨心是什麼？清淨心就是戒律，戒律通俗點說就是規矩。你想想，你要是一個守規矩的人，戒律這個規矩對你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譬如說，你上學當學生的時候，你是一個遵守紀律的好學生，學校那些規章制度它對你一點沒有用，因為你不犯它。所以說，清淨心是戒律，平等心是禪定，正覺心是智慧，三心就是戒定慧。這個關係你要是把它真是悟明白了，真是覺得有一種成就感，這個我終於弄明白了，知道它是怎麼回事了。戒定慧就是三心，清淨心、平等心、覺心，三心就是戒定慧，你翻過來顛過來說，怎麼說都通，怎麼說都靈。

這位法師是圓融於顯密淨於一身的修行者，我不是太了解這位法師，但是根據他給我們開示，我感覺到這位法師顯密禪淨於一身，他都通。他的境界可以說達到了佛境界，我能感受得到，他的功夫是真功夫，不是假功夫，是真功夫。我們這一方的眾生有福報，我就指著這個寺院不在某某個地方嗎，有這麼一位有修有證的明師，當時我就很替那一方的眾生高興。我心裡想，這一方的眾生有福報，有這麼一位法師住在這裡，真修行的法師住在這裡，真得感恩這位法師。我去了一趟這個寺院，就引發了我這麼多發自內心的真誠的感觸。我每當見到一位真正的修行人，我可真是法喜充滿，我就心裡特歡喜，我就覺得我們佛門要都是這樣該多好。

我今天講的題目是「萬境歸心一真道，如悟一心破塵勞」，上下二句話都沒離開這個心，所以今天這堂課中心的就講這個心，依題解義不難看出，是不是？這個心就是我們這節課講的重點。關於這個心，咱們先從淺的地方說，這個心有兩種，概括說心有二種，哪二種？一種是真心，真心就是自性。真心有五個特點，大家想想，真心有五個特點，真心就是自性，那就是自性有五個特點。哪五

個特點？六祖惠能大師開悟時說的，「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、本自具足、本無動搖、能生萬法」，就這五個特點，這就是自性的五個特點。如果我們的心是真心，你就具備了這五個特點，因為什麼？因為自性是不生不滅的，這就是我們的真心，這是第一種心。第二種心妄心，和真心對應的，妄心，妄心是隨著境界的分別而分別，就是心隨境轉。跟自己對對號想一想，我們是心隨境轉，還是境隨心轉？顛倒來，顛過去，二種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我們的心是不是隨時隨地被境界所轉，是不是這樣？有多少同修現在能夠讓這個心不被境所轉，很不容易。不遇到境界的時候不知道，遇到境界才發現這個心又被轉了。

妄心的特點是什麼？剛才我們說真心有五個特點，妄心也有特點，妄心的特點是狂妄、是躁動、是不安分，就是浮躁，狂妄、躁動、不安分一時一刻都不停歇，它一會都不帶待著的，一分一秒都不帶待著的，你想想是不是這樣？就是我們所說的妄念紛飛，有的同修說這個妄念怎麼也伏不住，就是這個感覺，因為它是妄心，妄心就具備這個特點。有大德是這樣說的，不管你修哪個法門，都是為了止息這個狂妄的妄心，是不是？不管你修哪個法門，你怎麼的你也離不開修這個心。所以這個大德說，不管你修哪個法門，都是為了止息，停止的止，休息的息，止息這個狂妄的妄心。這個妄心招感來的是什麼？是生死輪迴之苦，這個妄心招感的就是生死輪迴。真心招感的是回歸自性。你說這二個心，一個真、一個妄，區別是不是太大了。

因為這個妄心讓你輪迴生死，你不得安樂、不得解脫、不得自在，苦不堪言。所以今天上午師父苦口婆心勸導大家，一定要今生把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千萬不要等來生。因為那個來生是沒有指望的，必須在這一生把生死輪迴的問題把它解決，不能有任何幻想。芸

芸眾生有多少是妄心的奴隸，被妄心指揮，妄心是你的指揮官，你乖乖的聽從你妄心的指揮，它就怎麼的？牽引著你、擺佈著你、纏縛著你、逼迫著你，你一點自由沒有，你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，這個妄心就能把你治到這個分上。

怎麼樣才能得到解脫，才能得到自在？丟掉妄心，找到真心。怎麼樣才能認識這個問題？《法集經》有這麼一段話是這麼說的，「能知一切唯是一心，名為心自在」，就這麼簡單幾句話，我再念一遍，「能知一切唯是一心，名為心自在」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就是告訴我們，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」，這二句話我們大家都特別熟悉，換個說法可能就說糊塗了，咱們就用這個我們熟悉的話來把它解釋。真心就是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再具體一點說，就是心外無一法，心外無一物。你想想，這回能不能明白？心外沒有一個法在你的心外，也沒有一個物在你的心外。你把這個問題弄懂了，就是如有一首偈頌是這麼說的，「心若無所住，妄心自不生。本具常寂光，自心是淨土」。我再說一遍，這四句話，「心若無所住，妄心自不生，本具常寂光，自心是淨土」。這是其中的一首偈頌，還有一首偈頌是這樣說的，「無心於伏物，而物無不伏。若能降自心，一切自降伏」。這四句我也再說一遍，「無心於伏物，而物無不伏，若能降自心，一切自降伏」。就是你把你這個心降伏了，你一切你都降伏了，是不是這個道理？所以為什麼要看住這個心，要守住這個心，必須得把它降伏了，其他的那就好辦了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

我們把這個妄心降伏了，讓它乖乖的聽真心的指揮，聽你自性的指揮。聽你自性的指揮，你就自己的主自己做了，你就有權了，是不是這樣？你就有自主權了。如果妄心指揮你，你沒有自主權。這樣真心指揮妄心，妄心它就不再狂妄、不再躁動、不再不安，我

們的心就自在了。你想想，我現在真是多多少少有點感受，因為我現在我覺得我有點進步，最突出的就是我心愈來愈靜。過去人不說嗎，火氣大，我過去火氣可能比誰都大，沾火就著，點火就著。有時候家裡人，人家不惹我，人家不點火，我自己點火。我明明知道，火燒功德林，但是到那個時候這個心一躁動、一狂妄、一不安，就是自己點火，把功德林燒掉它。所以現在我們每個人想想，你這個心要安定下來，它清淨了，就像前面師父不是說嗎，清涼漢，那個心就是清涼的。譬如說，我們住在南方，天氣再熱，但是你感覺不到熱，你覺得是清涼清涼的。我現在多少有點這種感受，就是我心不躁動了，我也不發脾氣了，也不是看不上這個、瞧不上那個，一切看得都順眼了。所以心愈清淨你就是一種享受，愈清淨你愈體會得深。等大家有這種體會的時候，恭喜你，你進步了。

我引用一位大德的話來說，「能知一切法唯是一心，我們就不隨世界、眾生、業果三緣分別了，名為心自在，心自在就拉倒了」，就是完事了，「更無所求，沒有妄心、妄境的干擾、障礙、惑亂，一切生死、罪業、痛苦就都止息了」。你看你這個心清淨下來以後，那些個，就剛才說什麼生死、罪業那種惑亂、痛苦，全都止息了。我為什麼告訴大家，我說我現在非常自在，很多同修，其中也有包括不學佛的，我的家親眷屬，還是我的同學、同事，他們現在都願意上我那兒，都願意見我。但是因為現在我不太見人，所以他們都覺得挺惋惜。他們說見著妳以後就覺得舒服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心靜了，所以在我身邊，他們也多少有點感受。

所以我就覺得，學佛真的是一件無比的大好事，我要是不學佛，我十四年前肯定死了，那是沒跑的。一個就是那個病，它不把我折磨死，我也自殺了，肯定是死路一條。就是因為學佛，我由死變為生，有了這麼大這麼大的轉變，我自己都覺得十四年我一個人的

變化可以說是個奇蹟。我不但活過來了，而且我愈活愈好，愈活愈健康，愈活愈快樂。來了以後，同學們說，劉老師，妳這次來比上次又年輕了，精神狀態比上次來還好。你看這是同修們，如果他們不是奉承我的話，我相信他們說的是真心話，我自己也是這種感覺，我覺得我愈來愈精神。一切艱難困苦，一切什麼外境的打擊，如何如何，對我都一點作用不起，真是心如止水，如如不動。所以，當你的心真正達到這種境界的時候，那種自在、那種快樂是無法言喻的。我自己受益以後，我就特別希望把我的經歷介紹給同修們，讓大家也像我一樣，從那個痛苦的深淵中解脫出來。

譬如說，我們平常遇到高興的事，心生歡喜，這就是心生了。什麼心？你生歡喜心，生這個心是妄心。告訴大家，你有高興的事你高興了，你心生歡喜，這個心是妄心。真心是不生不滅的，就是遇到高興的事，我也不是那麼歡喜，遇到所謂倒霉的事，我也不生煩惱。你如果慢慢的能向這個方向努力，那就是一種進步。我們有時候遇到不順心的事，覺得心裡憋屈、壓抑，這個心也是妄心，這不是我們的真心。這是什麼？我們的心被境界所轉了，我們沒有用這個心去轉境界。這麼區別，當你的心被境界轉的時候，你肯定是不自在的，你肯定是煩惱的、是痛苦的。如果是境被你的心轉過來了，你是快樂的、你是幸福的。它這個關係，當你把它弄明白以後，你就覺得佛法也太奧妙無窮了，怎麼說得這麼透徹？怎麼三千年前的釋迦牟尼佛我們的世尊，能把三千年後我們的心理狀態能看得那麼透，說得那麼透，讓我們真是沒法再說了，太讚歎、太佩服了。

前幾天看電視，要不我說這個你得經過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提升，有時候也會有反覆，前幾天看電視我的心就被境轉了。你說妳看電視怎麼的？把我看哭了。以前我老伴子看電視是看著高興的哈

哈笑，看著苦一點點的他都哭。所以我就跟孩子們說，我說你爸要看電視，給他準備個毛巾被。我孩子沒理解，說幹嘛拿毛巾被？我說擦眼淚。孩子說拿毛巾不行嗎？我說你爸眼淚多，從頭哭到尾，毛巾不夠用，乾脆咱就拿個大毛巾被，就這樣的。結果就前幾天，看電視把我自己看哭了，我老伴看到那一段他就沒撥台。沒撥台，我正好我也坐那看了一會，看的是什麼內容？就是上海復旦大學投毒案的宣判，庭審現場，我看的是那個。但是開頭我沒看著，我看到是後半部分。

當時我看，我心裡真是好痛好痛，我就想，二個天之驕子，大學生，二個天之驕子。據介紹，一個是在讀的醫學博士，一個是將讀的醫學博士，就是被毒死的這個，是正在讀博士的醫學學生，投毒的那個學生，是將要讀博士的學生。你說就這麼二個是不是天之驕子，風華正茂，前途無量，可是就恰恰的投毒了，藥死了，一個被毒死，一個被判死刑。二十歲多一點，二十三、四歲這樣，就這麼二個年輕的孩子，二個天之驕子就是這個結局，你說多麼悲哀！真是看到那二個孩子年輕的面孔，就是被毒死那個，是照片，戴眼鏡，長得挺秀氣的一個小男孩。然後投毒的這個，說實在也可能是我心軟，也可能我是個母親，就是那種慈母的心腸，真是我不忍看。當時那個孩子被帶上來、帶下去的時候，我那個心都是一揪一揪的，後來我真是感到我的心都碎了，完了我就哭了。

我老伴這回開始笑話我，因為就我倆在那，孩子不在場，我老伴就說，妳坐這等著，我去給妳拿毛巾被去。我當時你說我都心那麼難受了，我哪有心思逗我笑，我一點笑沒有。完了我老伴真去了，上衛生間，沒給我拿毛巾被，給我的毛巾給我遞出來。妳快點擦擦吧，妳以往老笑話我，這回看看妳，妳不也哭了嗎？實際我明明知道，心不要被這個境轉了，妳學佛的，妳不懂因果嗎？三世因果



，妳既然懂因果，妳都知道這件事是怎麼回事，妳怎麼還哭了？我就體會到，要讓這顆心不被境界所轉真是不容易，不遇到具體的事去檢驗一把，你還覺得你已經做得不錯了，我的心已經很定了。這經過實踐檢驗，確實這把我被轉了。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讓這個妄心能夠停下來，對於我們修淨土法門的同修來說太簡單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念到底，這就是守住真心的最佳妙方。你不用到處去找，這就是最佳妙方。

下面有這麼四句話是這樣說的，「心裡無事得自在」，就是你心裡不裝事。我過去曾經說過，我心裡是不裝事、不裝人、不裝物，你說除了人事物你還有啥裝的？那就阿彌陀佛了，所以我是做到這三不裝。這裡說，「心裡無事得自在，心裡有事煩惱添」，對比吧，沒事你自在，有事怎麼的？煩惱添。第三句，「事事都從妄念起」，所有的事都是從妄念生出來的，妄念是事的根，你要把它的根挖出來。最後一句，「妄心放下真心見」，就這二個心，你那個放下了，你把它伏住了，自然真心就見了。我連起來再說一遍這四句話，「心裡無事得自在，心裡有事煩惱添，事事都從妄念起，妄心放下真心見」。佛和凡夫有什麼區別？就是用這個來區別，佛和凡夫的區別就是無事和有事，多簡單，這貼近我們的生活。如果要說凡夫和佛有啥區別？想啊，苦思冥想想不出來，這回我告訴你，就這麼鑑別，有事和沒事。凡夫心裡有事，不但有事，而且事多多，佛心裡無事，乾乾淨淨，這就是佛和凡夫的區別，佛是無事人，凡夫是有事人。

前面我曾經提過，說某法師說修行人應該是無事僧、閒道人、清涼漢，我想這裡應該是出家眾和在家眾都包括在內，不是說我們在家眾和這個沒關係。用這九個字來檢驗我們自己，只要你往這個方向努力，你做到了你也會受益的。所以說這九個字是泛指所有修

行人的。我前面也說，我說說這話的那位法師他自己就是無事僧、就是閒道人、就是清涼漢。我感覺到在那個師父的身邊，我就覺得那個師父太自在了，我能感受到他那種自在、他那種清涼，你說多麼幸福、多麼快樂。無事就是沒事，包括生死、閒事都沒有，生死問題你都解決了，來去自由，那根本就不是事了。閒就是閒來無事，和閒相對應的是什麼？忙。我就發現我周圍的同修們一天怎麼那麼忙，忙忙叨叨，忙忙叨叨，腳打後腦勺。我就覺得我怎麼這麼清閒自在？反正我感恩我二位護法居士，給我創造了那麼好的條件，第一線她們都在那擋著，我在第二線安心的聽經念佛，也可能我這情況比較特殊。我就發現周圍這些同修，一天那個事實在是太多了，我就想這些事要都壓到我這兒，肯定我早都壓趴下了。我就不會處理事，一遇到事就想這怎麼辦，過去就是這樣，不知道怎麼辦就生煩惱。現在我無事了，所以我也就沒有煩惱。

我記得去年還是前年，我跟大家說了幾句話，我說「你在忙乎啥，還不快放下，時間不多了，念佛重要啊」。你說這是偈頌不是偈頌？家常話，我就跟大家閒聊天的時候就出來這麼四句話，就是你在忙乎啥？你問問你自己，你每天你在忙乎啥？還不快放下，時間不多了，念佛重要啊，就這麼四句話。是不是在提醒我們，放下吧、放下吧，好好念佛。什麼人有福報？沒事的人最有福報，念佛的人最有福報。我現在我覺得我有福報，我無事，真是我也沒有煩惱，沒事就沒煩惱。我的時間就是和諸佛菩薩交朋友、打交道，成天和佛菩薩在一起，所以我說我是最幸福的人。什麼人最沒有福報？事多的人最沒福報，這是個對比法。你想成天這事沒完那事就來了，一個事接一個事，他有福報嗎？他沒有福報，太傷腦筋了。再還有什麼？還有一種人沒有福報，念魔的人沒福報。可能有同修說，劉老師妳怎麼說出個念魔，人大家都念佛，誰念魔？我告訴你，

你別不服氣，真是這樣的，就二條，你不念佛，你必定念魔，你不念魔，你必定念佛。你想，你不念佛你打妄念，那念的是誰？那念的就是魔，各種各樣的魔，煩惱魔，是不是？不念佛必念魔，念魔必煩惱，不就是這樣嗎？所以說，沒有福報的人他一定是念魔多，偶爾的念念佛，念佛不多。

我現在可以說我自己不能說我一點事沒有，太徹底了，不是，沒有做到。可以說我現在少事，我由多事逐漸往下減，我變成少事，然後我再努力往無事上過度，這不是愈來愈好嗎？譬如說，我說生活上簡單，我就給大家說這麼一段，譬如說這二天大雲老跟同修們閒聊的時候告我的狀，說我吃飯不正規，盡糊弄。我一言不敢搭，因為啥？它是事實。我是這樣的，「青菜加鹽炒一炒」，就是那個青菜加鹽炒一炒，對我來說都是改善生活了。下一句是「日中一餐腹中飽」，我從去年的十月一號前後我開始是每天吃一頓飯，早晨不吃，晚上不吃，中午一餐。不是我刻意的要吃一餐，是我吃二餐不舒服，我就吃一餐舒服，而且這一餐吃得還不多。我還有個什麼感覺？就吃這一頓飯的時候，家裡人還有包括小刁和大雲都擔心我餓著，說妳看妳原來二餐我們都有點擔心，現在妳又變成一餐，能行嗎？不餓嗎？我說不用擔心，我真不餓。後來我就告訴他們，我說這一餐不吃我都不覺得餓，我都想試試我一餐不吃行不行？我後來一想不行，這一餐我要不吃，肯定他們會造我反的，不能讓我。所以現在我就每天一餐。我餓不餓？我真是不餓。就是每天中午我和我老伴我倆是十二點左右吃飯，但是就這個，有時候我都保證不了。有時候一聽經聽進去了，有一天我連聽經聽十四個小時，中午把我老伴這頓飯也給人家忘了。我老伴抗議了，那時候他是吃二餐，他說我這二餐、妳這一餐妳都免了，妳給我也免了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趕快去給他做飯，就這樣。

就是「青菜加鹽炒一炒，日中一餐腹中飽，一件衣服穿十年，無欲無求無煩惱。天地之間任我住，何必苦苦去營造。你若信此閒言語，保你快樂又逍遙」。這是我自己的一段順口溜。你看，我每天就是穿那個灰土土的、毛乎乎的衣服，那是我姑娘淘汰的，她穿了十幾年，我現在撿過來又穿了十幾年，不到三十年也差不多了，我覺得現在穿著不還照樣挺好嗎，所以多簡單。這段話反正我是挺喜歡，我也想繼續堅持這樣做。譬如說，天地之間任我住，我當時寫這句的時候我也琢磨琢磨，這什麼意思？何必苦苦去營造，是不是指這房子，住這個房子？現在這個房子都是熱門話題，是不是？說房價有多麼多麼貴，漲的速度多麼多麼快，這些個在我這兒好像都不掛號。所以告訴我，妳什麼也不用愁，天地之間任妳住，妳想上哪住就上哪住，何必苦苦去營造，這個都不用我操心。

有一首是讚頌彌勒佛的，是這樣說的，「了法一如，放懷自在，胸無點物，笑口常開」。為什麼彌勒佛能夠笑口常開？就因為他大徹大悟了，他知道天地之間、宇宙之間是怎麼回事，他心裡無一物，所以他就笑口常開。想想我們自己，心裡有沒有物？有多少物？我看看現在就我自己來說，我心裡不是無一物，有時候還是有物的，沒有做到無一物這個境界。因為我們心裡有物，不是有好物就是有壞物，反正這個物是沒離開你這個心。正因為這樣，它都成為你沉重的包袱，成為你往生的障礙，你有一個包袱放不下都不行。

有個老同修，我見著他幾次了，每次見我都問我，劉老師妳告訴我，我怎麼修行？我都非常耐心的針對他個人的實際給他說，你重點應該從哪入手，應該怎麼怎麼的。但是當我再一次見到他的時候，他還這麼問我。我見到他幾次，他都問我同樣一個問題，我心裡真是替他比較著急。如果幾年了，你仍然是這個問題沒解決，那真是有點時間來不及了，因為老人家已經七十多歲了。你一定要想

明白，我就告訴他，四個字，給它抓住不放手，綿綿密密的念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其他一切事都放下。你有這麼好的修行環境，生活衣食住行全不用愁，這個條件多好，你就好好念佛求生淨土。但是這個因緣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因緣，有的你再說，他當時明白了，過後一轉身又回去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
下面我想跟大家說說，哪些事障礙我們修行，讓我們放不下，障礙我們證果。你說現在師父都講到這個分上，我們還不醒，昨天我急得我把這話都說，我說大家醒醒吧、醒醒吧，該醒的時候了，不能老睡，別睡過站了。我把這個大重話我都說出來了，就是告訴大家趕快醒悟吧。據我的經歷和我對周圍人事物的觀察，凡夫心裡最大的事是什麼事，就是最放不下的？這是一個綜合的說法，是對我、對我所的執著，執著我、執著我所，師父講法關於我和我所講得特別清楚。而且是頑固的執著，不但是執著，而且是頑固的執著。主要表現在什麼問題上？就是平常修行的過程當中唱高調，說我就是要求生淨土，我就是要親近阿彌陀佛，我是如何如何。所以這次我說的不客氣，我說這叫唱高調，因為什麼？因為關鍵時刻他拉鬆套，我們東北的話，是不是？拉鬆套，就是當時說得像表決心似的，氣宇軒昂的，說得嘎嘎的，一到具體事，鬆了，拉鬆了。你這個肯定是不行的，你那個調唱得再高也不行。所以一定要把我和我所，這就是事，就要把這個事放下。

說到放下這個事，我給你舉個例子，我相信我這位老大姐她一定會看到我這個光碟，我這段話是對我這位老大姐說的，也是對所有的同修們說的。因為你不拿出具體事來，你說服不了人，說什麼事，我們都覺得放下了，實際日常生活當中許許多多事情我們沒有放下。我就舉我這老大姐的例子，我這老大姐對我特好、特關心，真是無可挑剔的。不是說妳這個當老妹妹的沒良心，你看對妳這麼

好的一個老大姐，妳怎麼在這個場合說。我必須得說，我為什麼要說，我這老大姐她自己明白，她聽了我這個光碟她就明白了。

有這麼一位老大姐，我們哈爾濱的，七十多歲了，老修行。如果你說她學佛不虔誠，冤枉她，真是委屈她了，你要說她虔誠，好像還不合適。後來我就給她想了個詞，我怎麼說？我說大姐，妳這個修行的方式、方法，我給妳說一個詞，叫死性。就是東北話，說這個人真死性，就是不活泛，就是過去我們學毛主席著作不是講活學活用嗎？說不要把毛主席著作給學死了。我這個老大姐學佛，她就把佛學死了，學到什麼程度？就是這個行不行？那個行不行？你們記不記得前二年，我講課的時候說過一個事，就是我寫了一百零八本原稿紙的阿彌陀佛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寫，也不知道幹什麼。到現在我除了給師父送來一本之外，我讓師父看看，我不知道它幹什麼，那是我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，我給師父帶過來的。然後第二本就是我這個老大姐，那時候我要上廣州，她死活非得管我要一本：素雲，妳給我一本吧，我好好保存著，這是寶！後來我看都說到這個分上，她說要不我給妳磕頭行不行？我說大姐妳別給我磕頭，好好好，我給妳一本，妳保存起來吧。我就給她一本。

我在廣州不是住了半年嗎，我這個老大姐在家就把我這個一本稿紙的阿彌陀佛，都給它裁成一小條一小條一小條，一條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一條一句阿彌陀佛，發下去了。發給這些學佛的人，讓裝在一個小口袋裡，掛在脖子上，說什麼？說這是劉老師給咱們發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。這事我不知道，後來有同修就告訴我這件事，因為我這個同修覺得這不對，這是個事。我這同修真是去說服她去了，沒說服得了，她說她就認為她對，我這是度眾生。結果我這個同修沒辦法，就告訴我了，告訴我，我真急了，我當時給她打電話，我命令式的，立馬給我收回來，一條不可以缺。我說

誰告訴妳的，我寫的那是西方極樂世界通行證，妳幹嘛呀，妳這是誤導眾生。叫我給喝呼了。然後知道老太太真是顛兒顛兒哆嗦，她發下去了，妳發容易，收就難了。後來我也不難為她，我說妳盡可能的往回收，能收回多少收多少，實在收不回來的也沒辦法了。就是這個妳造成的影響，我說妳去給我消去，妳一定告訴大家，妳說這是妳的意思，不是劉老師的意思。這是一個事，這個事就是我這個老大姐做的。

我再給你們舉第二個例子，去年夏天，我這個老大姐給我買了二百個白麵豆包，聽明白沒有，二百個白麵豆包。她也在哈爾濱市內住，我也在哈爾濱市內住，但是因為我住的地方保密，這個老大姐她不知道我住在哪，她就想怎麼能把這二百個豆包送到我手裡。老人家想了個辦法，好幾十里地打的車，和其他的佛友，她一個人拿不了二百個，二百個多大一兜子，那得四兜、五兜、六兜可能都得有了。打車就到平房，送到我外甥女家去，平房和市內距離好幾十里地，人家打車把這二百個豆包送到我外甥女家去，委託我外甥女把這豆包送給我家。這不轉一個彎嗎？然後我外甥女又和幾個同修又打車送到市裡，送到我家去。你們想想，給我算算這個豆包的成本，從哈爾濱打車送到平房，從平房打車又送到哈爾濱。後來給我氣得我都笑了，我說這白麵豆包也會旅遊了，你看，人家也旅遊一圈。

就是這個老大姐，你說她對我不好？不是，我要那麼說我真沒良心，對我真好，就怕我這個吃不上、那個吃不上，也可能老大姐知道我笨，啥也不會做，就這個。我外甥女來了告訴我，老姨，二百個豆包，我尋思妳和我老姨夫妳倆人這二百個豆包得吃到啥年月去，往哪放？冰箱也裝不了，因為豆包裡面帶豆餡的，它容易壞。所以我外甥女說，老姨，我就給妳送回來一百個，那一百個平房的

同修們分吃了吧。我說可以，就這樣的。你想想這一百個豆包，我們兩口人得吃多長時間，我一天又一餐，是不是？要說這個老大姐，讓你哭笑不得。

我再給你說第三件事，春節後小刁就給我打電話，著急忙慌：大姐不好了，某某大姐給我打電話，說一定要安排我見劉老師，非見不可，不見不行，說可急了。我說她有什麼事？她說她沒跟我說什麼事。我說不去，我說妳不用管，這是頭一天。第二天小刁又打電話，就像房子著火了，說大姐可不行了，妳一定得去，那個老大姐說她要往生。我順口我就說了，我說沒這事。小刁說，不行，大姐，往生是大事，妳可別不去。我一看這關我也過不了，那大姐我不見，小刁這關我都過不了。沒辦法，我說那去吧，我們就去了。去了以後，一進屋，我看這老大姐，我說妳怎麼的，有啥事？素雲，我要往生。我說妳往哪往？妳現在要往妳就三惡道裡幹活。我就這麼跟她說的，我也沒客氣，我說妳怎麼老整事，妳修行到這個分上，妳是什麼老修行？叫我給她一頓我真給她訓斥了。當時說：感恩感恩！妳這面跟她說，她那面就跑佛堂去磕頭去。小刁也生氣，小刁說妳坐下來行不行，妳消消停停的，聽我劉大姐怎麼跟妳說，妳說人家這面跟妳說，妳那面就一個勁的跑去磕頭，嘴裡還一邊叨咕著。小刁也給她說了，坐下來，我跟她說說。

我告訴她，我說大姐，你不能這麼學。她為什麼找我？因為她被人家忽悠了，那就是那種直銷或者傳銷。你說被人忽悠去幹啥去了？買藥去了。買了多少，一次買了多少錢的藥？二千七百塊錢的藥。她就是工資，我估計企業出來的，退休的，一千多塊錢，因為我老伴就是企業出來的，一個月也就那麼一千五、六百塊錢。你說這個老大姐一次被人忽悠去二千七百塊錢，買了一大包子藥，還有搭配的，她還覺得挺佔便宜的，說這些是買的，那些是人家搭的。



說拿回來自己吃了二片不適應，怎麼辦？把藥都送人了。當時我說妳這個藥可不能隨便送人，會吃死人的，我說別的東西妳可以送人，怎麼能送這個？

因為什麼？我有一個好朋友，也是咱們的同修，他腿疼，他就喝一種藥酒。喝一種藥酒，他覺得效果挺好，他在北京他兒子那住，他兒子家條件我估計可能是不錯。他家就雇個保母，這個保母就看見我這個好朋友喝這個藥酒腿就不太疼了，她就跟他叨咕，說她丈夫，她家可能是農村的，說她丈夫腿疼，能不能給她點這個酒，讓她丈夫也喝喝，看好不好使。咱們同修不都心軟嗎，就給一整瓶的藥酒就給他這個保母，告訴她，妳回家一定要告訴他，一次只能抿二小口，不是喝二小口，就是抿二小口，這個量一定要注意。結果他這保母就把這個藥拿回去了，就給她丈夫說，說這個藥酒是治腿疼病的，你喝喝看看。結果她這個丈夫可能是個酒鬼，就把這個藥酒當成白酒喝了，喝完了喝死了，這一喝死，糟了，出人命了。所以咱們這個佛友，你說擔不擔責任？擔責任。我這個佛友特別講道理，打電話跟我說：二姐咱們攤事了，但是我想，咱們家損失點是一點損失，人家是損失了一個人，一個男人在家庭裡那是主要的勞動力，你看喝這個酒就給人家喝死了。後來可能是經過法律裁決，大概是賠了人家二、三十萬，最後他究竟賠了多少，具體數他沒跟我說，但是肯定這個數額不小。我就跟這個老大姐說，我說這個藥妳怎麼能隨便送給人家，人家對不對症？就說可不是咋的，不行我再去給他要回來。

你說就說我們修佛的人有沒有智慧，是不是一遇到事就看出來了，這就屬於學糊塗了，是不是？不但沒學出智慧來，還愈學愈迷糊。所以這個老大姐我就想，如果妳看了我這張光碟，我這些個對妳說的話，妳這回可千萬往心裡去去去，妳真是仔細琢磨琢磨。我

真是，妳關心我，我也關心妳，妳關心我生活，我關心妳能不能了生死、出三界，出六道輪迴，我關心妳的是這個，我希望老大姐能理解我的意思。這是一個例子。

下一個例子我還得舉我們刁居士，因為刁居士我倆有協議，大姐妳想舉例子，凡是適合我的，妳就舉我的例子，妳萬一舉別人，人家不高興。我說行，我說妳也可以說我，我也可以說妳。說說我身邊這個刁居士，就這段時間，我對刁居士就二個字，鬧人。也不知道她怎麼了，這段時間真是鬧人，行為舉止反常。我為什麼這次沒帶她來，我給她留在家裡給她關禁閉，用不好聽的話關禁閉，待在家裡老實念佛。這次我上機場的路上我又問，我說我們這幾天不在家，妳在家打算幹啥？大姐，我在家老實念佛唄。我說那就對了。

有一次我是從我家走到刁居士家，早晨，我走二個小時，實際我幹啥去了？因為那天我知道她身體狀況不太好，我還是挺惦念她的，我就去看她去了。看她去我就沒坐車，我就自己蹣跚過去，因為路比較遠，就我這走道的速度走二小時，我就去了。所以我就想，聽經聽不進去，念佛念不下去，就像著了魔一樣。妳跟她說什麼的時候，她兩眼睛瞪溜圓瞅著妳。妳問她聽沒聽懂？好像聽懂了，實際她沒聽懂。還有個什麼感受？就是妳現在跟她說什麼，她能給妳岔過去，就是妳本來說這個事，妳說說說她一句話給妳岔那去了，她和妳說的不是一個事、一個路。

就這段時間，我就覺得整個空間很亂，這是我的感受，就很亂，人心浮氣躁比以往更勝。你看，按道理說，小刁、大雲，不經常在我身邊吧，也比別人見我的次數能多一些、方便一些。可能有同修就說了，刁居士在劉老師身邊，她咋還能這樣？我告訴你們非常非常正常，一點不奇怪。我跟大雲和小刁說，我說妳們二個雖然離

我比較近，但是如果妳們自己不好好修行，不老實念佛，境界現前的時候我照樣救不了妳們。這個話我不只跟她們說一次，真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只能把道理、把我的感受、把我所知道的，一點不保留的都倒給你們，你們聽明白了，自己救自己，不是我去救你們。我只能用我這個感受讓你們受益，如果你接受了你受益，你不接受你就不受益。

所以說，譬如說刁居士，她自己去看病去了，她不舒服她也沒吱聲，大雲我倆誰都不知道，她自己去看病去了。看病可能抓藥花了好幾百塊錢，這是後來告訴我們的，大姐，我看病抓藥花了好幾百塊錢，我都打個包攬一邊去了，我不吃。我就笑了，我說妳既然不吃妳去抓什麼藥？她說因為當時我就想，我去看病，我藥也抓了，抓完了回來我坐那一想，不對。我劉大姐把胳膊骨頭都摔碎了，那麼慘，傷得那麼重，我劉大姐人家是念阿彌陀佛念好了，人家也不打針、也不吃藥，還一點不疼。你說我大姐都給我做樣子了，我怎麼就這杳兒有點不舒服我就跑去看病？又覺得不對了。這個事我跟大家說，不能這麼處理，我絕對不是說誰有病了，你不要去看醫生，不要打針、不要吃藥，不是這個理念。你們如果境界達到了，我就是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支持你，你不用看病、不用吃藥、不用打針，這個我支持你。你境界沒達到，你還怕死，你還想活著，你不吃藥、不打針、不看醫生你行嗎？說白了，你跟我能比嗎？你那面還想那麼的，這面還想這麼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想，我要是吃藥、打針了，我大姐知道該批評我。我絕對不會這麼做的，是不是？因為我知道她現在沒達到這個境界，你要是現在我這個境界，那肯定是我該做什麼決定我就做什麼決定，我不會猶豫的。

另外我說你們和我不能比的是什麼？我情況特殊，因為我所有的藥物統統過敏。我這麼大的手術，你看做手術，純手術時間做了

二小時二十七分，這是純粹的手術時間，不包括進去、出來。沒打藥，什麼止疼藥、消腫藥、接骨藥統統沒打，因為這些所有藥我都過敏。只給我打了一點麻藥，試試我麻藥過不過敏，就是那點麻藥，我就把整個手術做下來了。所以在醫生那都覺得這老太太是個奇人，她創造的是奇蹟，這麼長的手術，就打那一點麻藥就能全程給完成了。我手術前沒有用藥，手術後沒有用藥，我手術整個是縫了二十九針，你看，多大的刀口，而且這是骨科的一個大手術。術後所謂的給我換藥，是給我換紗布，紗布上沒有藥，因為有藥我就過敏，我是這種特殊情況。所以妳為什麼那麼執著、那麼教條，妳一定要跟我比？我大姐不吃藥、不用藥，我也不用藥，這絕對是個誤區，不要執著。

因為我這個藥物過敏我是什麼時候知道？就是二〇〇〇年的二月二十五號我第一次住醫院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發現的。那個時候，一開始住院我打了十幾天的點滴，後來逐漸逐漸不行，今天打這個過敏，明天換那個，還不行，再換，連著換了能有將近一個禮拜。反正我看人家醫生該使的招都使了，哪個都不行，最後才決定把所有的藥都停掉的，就這樣我才住了五十七天院回家的。我是屬於一種特殊情況，反正現在你要讓我說我自己怎麼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說這麼重的傷，確實是，就從摔傷到現在，到六月七號就一年整了，沒疼過，也不用用藥。我開玩笑，我說阿彌陀佛知道我窮嗖嗖的，沒有多少錢，所以說給老太太的藥費省了吧。所有的藥都過敏，那你不能用，我住院就花床費、花的手術費。因為我現在胳膊肘這個地方是三塊鋼板，用鋼釘固定的，所以你們如果要注意了，我這個胳膊不能伸直。為什麼現在我在師父那聽經，你們注意沒有，我不磕頭，我磕頭我站不起來，這個胳膊沒有支撐力。但是它一點不疼，慢慢恢復不就好了嗎？各人有各人的具體情況，你不能千篇

一律，是不是？現在肯定會有人懷疑的，她摔到那種程度她能不疼，她只不過是不說而已。但是我實實在在告訴大家，從摔的那一刻起到現在，就一次都沒疼過。我舉這個例子就告訴大家，實際還是那句老話，一定要內求，不要外求，內求就那麼簡單，就那四個字，阿彌陀佛。你非得忙忙乎乎到外面去看看東、看看西，最後把時間都浪費掉了。所以說不要攀這個，也不要比那個。

現在我想借這個機會說一點什麼？就是說很多同修給我寫信，我這次來香港之前我的護法居士又轉給我四十幾封信，都是全國各地的同修寫的。他們都寫給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然後佛陀教育協會把這些信轉到我的護法居士大雲那去，大雲再把這些信拿給我去看，就是這麼一個程序。我現在想跟大家說點什麼？就是說這些個信我確實都看了，有二十幾封信是上面留了聯繫電話，還有十幾封將近二十封信，上面明確要求劉老師妳給我寫一封回信。我現在就借這個機會告訴大家，就是所有留電話號的那個信，我是除了一個同修那個電話沒打之外，其他的電話我都打了。我這個人還是比較守信用的，我知道同修們給我寫信之後，非常盼望我的回音。但是因為這個信不可能非常及時的轉到我手裡，因為它有個運作過程。另外，說實在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有時候時間我特別忙，我得倒出工夫才能來處理這些信。為什麼有一個同修的電話我沒給打？因為他自己有一個說明，就是如果要給我打電話必須先發短信；就是給他發個短信，經過他准許之後再給他打電話，我估計他可能有什麼為難的地方。我連手機都不大會用，這短信咋回事我都不知道，我不會發短信，連看我都不會看。所以就唯一這個留電話號的我沒有給回音。這是有電話號的。

沒有電話號的，明確要求我給回信的，我在這裡很抱歉告訴大家，我一封信都不能回。為什麼不能回？一是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給

大家一一寫回信，我的二位護法代替不了我給大家寫回信。我這麼說大家應該理解我們，是吧，各有各的事要辦。另外一個我不給大家回信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我用文字的東西給你回信了，有些個同修肯定是拿到以後非常高興，很可能外傳，這個它會有些負面的影響。為什麼？譬如說張三給我來的信，我針對他的問題回答他的，你給我傳出去了，甚至掛網上，有些個同修看了這個問題，不一定和他對號，也不一定符合他的問題，他可能就提出異議了。這樣就你來我去、你來我去的，那就亂了。所以不但這次我不給回，以後凡是給我寫信的同修我不會給回一封信的，就是文字，讓我寫信給回信的，這個我實在是做不到，請同修們能夠理解和諒解。

關於這信的問題，第三層意思我想說，我想勸大家以後能不能盡量的，沒有特別急的事、特別重要的事，少寫一點信，最好是不寫，好不好？因為你看整個運作過程挺複雜，國內的同修寫信寄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再轉給大雲，然後大雲再轉給我。就整個這個運作過程，人力、物力、財力是一種浪費，我覺得。在這我也都說大實話，就是這些給我寫的信我確實是都看了，看了以後真是有些信完全沒有必要。就是有的寫十多頁，像長篇小說似的，我都說過，我說你們給我寫信問我問題直截了當，別寫那麼長。就把這個家庭的整個情況都給我寫出來，然後我得從頭至尾的看，到那裡去找他要問我什麼問題。有的我通篇看完了，是一個問題沒有，他沒有要問我的問題，就是向我介紹他和他家的情況。你說這個，你們沒有必要寫吧！我就想，把這個寫信的時間留下來好好的念阿彌陀佛，要比你寫信的那個作用要大得多得多，我告訴你的絕對是實話，我不騙你。

譬如說前幾天，就是我來的頭一天，大雲給我拿了四封信。這四封信是一個地方來的，從那個信上你就可以看出來，這四個人很

熟悉，可能是同參道友，都是我們修佛的同修。這四個人的四封信寫了同一件事情，就前面那個開場白，就是前面那個小帽，幾乎是四個人是誰抄誰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幾乎是一樣的。然後後面的具體內容也一樣，向我推薦一個同修。意思是讓我把這個同修推薦給老法師，說這個同修可以為師父和我分憂解難。這個事我現在就當我面對鏡頭我就回答你們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不可以這樣的。你把他推薦給我是你們對我的信任，我感恩你們，但是你們應該理解我，我一再跟大家說，我現在是閉門謝客，我就是潛心的聽經念佛。我聽明白了、念明白了，我把我知道的東西一定向你們轉達，我就要做的是這個工作。另外，我也不可以把你們推薦的這位同修，我推薦給咱們師父上人，因為什麼？這位同修我不了解他，我不可以隨隨便便的把某一個學佛的人介紹給師父、推薦給師父，這個事我不能這麼做，所以也請你們見諒。

至於師父和我有沒有憂、有沒有難，你說下面的話讓我怎麼說？我也知道同修們都很敬仰師父、很尊重師父，也很心疼師父，但是如果真是師父他老人家有憂有難，我都從來沒說過，師父，我來替你分憂解難。這話我可說不出口，真是這樣的，我今天真是大實話都告訴你們。以後你們再無論是寫信也好，打電話也好，還是面對面的，有些話你們說一定要慎重。做為我，我沒有任何資格去給師父排憂解難，我沒有那本事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要有那個本事，我就是師父了，那不本末顛倒了嗎？

所以我們說話辦事一定要有規矩，不能妄自尊大，不能胡來。都號稱我是老法師的弟子，我是老法師的學生，你們知道嗎？就是我們這些所謂的老法師的弟子、學生，給師父惹了多少麻煩。為什麼師父現在這麼艱難，你有沒有責任？我有沒有責任？幹嘛呀這是。說到這兒真是我第一次面對鏡頭我這麼激，有的時候逼得我不得

不說，有的時候我真想有的話說得圓融一些，是不是，讓大家容易理解一些，容易接受一些。你自己不好好念佛、不好好修行，你還去干擾、影響別人，你這是錯誤的，是不是？我現在就希望同修們理解我此時此刻的心情，因為我借這個機會把話給它說透了，如果你們以後還犯這樣的錯，你們因果自負。不要給師父他老人家添亂，有的人貌似好心，實際你們的心惡透了。

有人說，劉居士是不是就妳真是不是貌似？我不說我不是貌似，但是我對師父是真心誠意的，我時時刻刻檢點和注意我自己的言行，我不給師父添亂。因為去年四、五月份，我們哈爾濱掀起一股批我的高峰，當時我特別難受，我不是難受我自己挨批，因為批我的時候老是掛著師父，我當時心裡特難受。我就想，我一個小小劉素雲，你們願意咋折騰咋折騰，幹嘛非得把老人家括搭上。我是因為這個我難過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如果你是淨空老法師的弟子，你是老法師的學生，你能不能消停點，你老老實實念你的阿彌陀佛，你別今天颳這個風，明天颳那個風的。

以後如果有人給我寫信，我不是一概拒絕，如果你那個信毫無意義，你純粹是浪費你的時間，也浪費我的時間，我就不再給你回音了。我在這兒今天我把這話說明白，因為我太需要時間了。我今天我跟咱們一個同修一邊走路一邊聊天我還說，我說為什麼就二十四小時，怎麼不給我四十八小時？我記得以前我也曾經說過，我需要時間。我們做為佛門弟子，能不能說佛門的話、做佛門的事，別胡說八道，別整那些無聊的事。你願意整，你找個背脊晃你自己整去，你別老牽著別人。今天說話不客氣了，對不起，請大家能夠理解。

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，「萬境歸心一真道，如悟一心破塵勞」，講的就是一個心字。你們看我剛才說話比較激動，但是我知道



我沒動心，不像我看電視看哭了，那我動心了，我講這話我沒有動心，心是平靜的。真是的有時候我看著師父的處境這麼艱難，我確實是心疼，為什麼這樣？為什麼這樣？我就恨我自己，這個無用的學生、無用的弟子，不管妳是門裡的、門外的，妳太無能了，妳為什麼不能幫師父？我真是有這種想法。如果我們真心誠意的愛戴師父，我們就把自己管好，整利索的，別因為你給師父添麻煩，這就阿彌陀佛了。

最後想供養同修們四首偈頌，做為今天所講專題的總結。第一首，「歸元知自性，自性即如來，知此真實相，入聖即超凡」。再讀一遍，「歸元知自性，自性即如來，知此真實相，入聖即超凡」。第二首，「無事僧者真修行，閒道人者真得道，清涼漢者真清涼，於人事物不住心」。再讀一遍，「無事僧者真修行，閒道人者真得道，清涼漢者真清涼，於人事物不住心」。第三首，「性如虛空無一物，自性功德本具足，心寂圓融法無礙，無住無依心寂然」。再讀一遍，「性如虛空無一物，自性功德本具足，心寂圓融法無礙，無住無依心寂然」。最後一首，「萬境歸心一真道，如悟一心破塵勞，心安理得不取相，如如不動如意寶」。再念一遍，「萬境歸心一真道，如悟一心破塵勞，心安理得不取相，如如不動如意寶」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